

新 马 文 艺 丛 书



小 说 集

思想 请假 的人

方北方著

新 加 坡 青 年 书 局 出 版

新马文艺丛书

思想请假的人

方北方著

李汝琳主编

新加坡青年书局印行



新马文艺丛书

思想请假的人

方北方著

青年书局印行

新加坡培英街第231座#02-27

新加坡180231 邮区

承印：东南印务私人有限公司

2007年7月简体字初版

定价：S\$7.50

ISBN 978-981-05-8603-4

目 录

嘴脸·····	1
教书先生·····	10
思想请假的人·····	18
杀妻案·····	42
无家可归的人·····	63
医生与病人·····	75
后记·····	87

嘴 脸

—

一九四七年的冬天。

我辞去W县的人事室主任，离开哥哥主管的家乡，决定回到马来亚来。

十二月中旬一天下午，当“夏美莲”轮驶出汕头马屿口外时，我找到了铺位；为了要将一张席子铺下去，我向左边隔铺的一位青年人商量，要求他把他的席子移过一点，好让我的放下去。因为他的铺位左边还空余着许多地方呢。

那人一听懂我的意思，马上站起来；和蔼的脸上立刻泛起笑容，一边将他的席子拖过左边去，一边温和地说：

“好的，好的，让我移开。”又指着我的席子说：“把你的拖过来吧！”

他那样子磊落的态度，的确感动了我的心，使我不得不连忙向他道谢几句。

“不用客气，大家同船过江，互相帮助是应该的，用不着说客气话。”

他的话说得那么热情，几乎使人不能轻易忘记他的好处，于是我又不得不向他问起姓名。

“敝姓陈，小名文端。”他紧紧保持那一百度的和蔼与笑容；答复过我的询问后，便问我说：“先生，贵姓？”

我告诉了他，他马上又说：

“贵县姓方的有好多都是我的朋友；甚至有好多是世交；当家父未去暹罗经商以前，就常常到贵县去的。”

我一听到暹罗，便问他是不是要到马来亚。

他说：“不，我是住在香港的，只到暹罗走一走罢了。”接着他问我说：“方先生也去暹罗吗？”

我告诉他：我的目的地是马来亚槟城，不过要在暹罗登岸，然后搭“国际快车”南下。接着，我又问他到过暹罗吗？

他说：“暹罗么？去过两次了，因为那边有生意，每年必须去巡视一次，所以算是老地方了。”

停了一会，他又问我说：

“方先生到马来亚去，是不是做生意的？”

我告诉他：自己没有生意做，不过弟弟经营的商行，缺乏人物，要我去帮忙。

“那很好！那很好！”

他连声表示好感，有如很羡慕的样子。

大家寒暄了一阵后，我为了其他的事物，想找一位朋友，就上第一舱房去。

二

找不到朋友，我回到自己的铺位来，忽然被一位姓李的同乡发现。他一看见，便走近来说：

“老方！你也要过番？”

“你呀！老李！”我很兴奋地，“想不到你也在这里。”

“是的！要过番去！”老李很热情，满脸笑嘻嘻说：“我真想不到你也会过番。”

“环境不好，住不下去。想来想去还是到南洋走走好。”我浅笑着说。

“干吗？哥哥做县长，你当人事室主任，这样的环境还嫌不好，难道还有其他的比这个好！”

“就是哥哥做县长，有好多事情看不过眼，所以才要去过番。”家乡那怨声载道的苛政，幕幕又在眼前出现了，所以促使我快言直语地道出要走的原因。

“哥哥做县长，自己有这么好的位置，在别人实在是求之不得呀！”老李说得很认真。

“是呀！方先生有这样好的环境，为什么还要过番？”

站在席子一边的陈文端，他一听见老李提起我的哥哥是W县的现任县长，便很关心地插进一句为我叹惜的话。

同时老李又这样说：“要是我有这样的位置，过番去就是有金矿可掘，我也不想去！”

“是的！是的！”陈文端又说：“方先生呀！你实在太蠢了，现任县长是自己的哥哥，要是我，大可捞一笔了；何必溜乌水去过番！”

“你们所想的事，也许以为对，在我，却认为不是这样。”我说。

“为什么？”老李问：

陈文端又加上一句：“什么理由？”

“因为见解不同，大家的看法就两样了。”

我正想把理由陈述出来，船上忽然响起当当当的锣声，原来是船公司要检查船票。于是老李回到他的铺位去，陈文端也坐了下来。

三

陈文端，年纪轻，人漂亮；修长的身材，穿着雪白的西装，而白皙的脸孔，老是挂着笑容。跟人谈话，一开口便先生长先生短，礼貌十足。

我看不出他是商人。当我听他那流利与斯文的口气时，总会以为他是刚离校不久的学生，因为谈到教育问

题，大家的观点并没有多大的距离。

不过，每当谈话将近于结束的边缘时，他常会这样问我说：

“你弟弟在槟城是经营什么生意的？”

“经营建筑材料。”

我告诉了他。他还要进一步地问：

“资本雄厚吗？有没有直接办洋货？”

我这样告诉他：“据说店里所经售的货物，都是直接向欧洲厂家采办的。”

然而，他老是感到不满足似的问了又问。

我也很热情，把我所知道的都告诉他。

于是大家从谈话后互相了解的感情上，慢慢地建立起了友谊的基础。一时，他对待我的态度，比我对他的更表示好感。所以不到三几天，已经很亲热，几乎无话不说，甚至把他所有的食品，诸如果子、罐头、饼干等物拿了出来；而且，很认真地说：“同船过江，有物应该共用，反正我一人用不完。”

我在他那丰富的感情怂恿之下，为了表示我对他的谢意，勉强用了一点果子，但心里总觉得不安，因为自己老是不想白吃别人的东西。

六天后的一个早晨。

船抵曼谷，将靠近码头时，陈文端把他在香港的永久地址开给我后，便要我也把槟城的地址开给他。最后他特别对我提起：

“希望大家从今天开始做事业上的好朋友，时常通讯，多多连系，将来在生意上，业务上，可以互相帮助的地方一定很多。”

所以登岸后，他要我到他的店里去看一看，但我因赶时间，来不及跟他去，后来只在上火车的前一刻，于电话上跟他通了一次道别的话。

两个月后，我在槟城接到陈文端的来信了。他告诉我，他已回到香港去了，并且希望我常常跟他通讯。

再过两个月，陈文端又来信说，他因业务上很忙，所以很少写信给我，希望我多多原谅他。

还不到一个月，他又来信告诉我说：他香港的生意做得不错，希望我常常写信告诉他，关于马来亚建筑材料的市情。

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中旬，他又来信说：他要到暹罗来，希望我能去暹罗一行。我回信告诉他，我抽不出时间来。但他又来信说：最好抽空到曼谷住几天，因为他有好多机会可以跟我合作。结果，我还是不想去。

一九四九年，我一共又接到他七封信。

从一九五〇年到五四年，每年他老是不断地寄信来，而每次的来信中，总有着极丰富的感情与美丽的词句，使我对他的热情感到惊异。因此我每次给他的回信，总极诚恳地加以答复。

四

前三天，我刚从学校回家。

陈文端忽然在我的面前出现，他那漂亮白皙的面孔，雪白整齐的西装，立刻唤回了我的记忆。一时，我兴奋地走上去握紧他的手；不等他开口，我便提出：“你为什么会到槟城来？你怎么会懂得我这里的地址？”语气几乎像唧筒里激出来的水一样急。老实说，受了他六七年来文字上的感动，我一时竟这样激动起来。

但相反的：陈文端却慢条斯理，看看我的脸后，便注意起我的衣着来了。看他那种神情，好像专为研究我的衣着而来。

“七年了，但你还像从前一样年轻。”他也许是看到我身上那简朴的，而口袋又破了的衣着，感到失望，所以口气及神情，和过去几乎有一百八十度的差别，接着他这样问我：“你，你没有做生意了？”

“陈先生，坐下来慢慢谈吧！”我还不证明我对他内心的猜测是正确，所以态度仍像先前的一样未变。我说：“生意的事情慢一点说，我先问你，你怎么会知道我这里的地址？”

他没有笑，反而有点严肃。他说：“我到你弟弟店里找你，他说你已不在他那里工作，所以我照他的指示，坐车到这里来找，但想不到你真的已不在他店里做生意了。”

“是的！已经几年不做生意了。”我也开始收敛起自己脸上的笑容。

“不做生意！”他一面说，一面张望我的狭小的房子，也许跟他的理想有着不能估计的差别，所以口气极缓慢地问我：

“现在做什么事了？”

“教书。”

“教书！为什么你不做生意？”

“因为我觉得教书有意义。”

“你太蠢了！教书是不能发财的！”

“是么？坐下来谈谈吧！”我一面谈，一面在身旁拉了一张椅子，指着请他坐。

“坐坐！”他说着，但不坐下去。只从裤袋抽出雪白的手帕来，拍拍他衣袖上的一点尘埃，然后看看我拉给他的那张椅子，好像不耐烦的样子。

我看他不想坐，也不勉强他，只问他说：

“你为什么会到马来亚来？”

他说：“来马来亚看看有没有生意可做。”

“现在住在什么地方？”我又问。

“国泰旅社。”

“就在我这里的对面呀！”我说。

“呵！”他有神无气地只呵了一声。

“我们这里地方小，到外边咖啡店谈谈吧！七年不见面，一定有许多话可以说。”我提议。

“呵！不必啦！我还有其他的事。”

“那么，晚上我上你那边去吧！”

“呵！我恐怕有事要出去！”

“这样，明天早上……”

“明天么？明天一早，我要上飞机走了！”

他答得那么伶俐，语气，像冰箱里吹出来的一样冷。

我想再开口，他却比我先说：

“老方！不麻烦你啦！我要走了。”说着，便失望地开步走了。

“好的！”我看他这么冷酷，也不想再多开口挽留他，因为我心里明白：

陈文端是商人，我是穷教师。

但，我料不到他会变成这么冷酷，同时由于他满脸都泛着冷气，更使我无从了解他到底是什么身份的人。

不过前几天，新加坡税关处缉获的那宗鸦片走私巨案，料不到今早报纸发表出来的主犯，居然是陈文端。

（一九五五年五月卅日夜）

教书先生

一

陈华德告诉我说：昨晚七时，槟城公寓刚上了灯，许有明先生就给人发觉了已经服毒自杀。红十字车将他昇进医院去。车到半途，人却断气了。

许有明为什么要自杀？今后，许有明的儿女要靠谁过活？……

这一连串的问题，立刻都从我的心里发出来。

许有明，是我的同乡，也是我三年前在新加坡一间中学时的同事。人诚实和蔼。只要你一看见他，就会发现他脸上早堆着笑容在迎接你了。

二

许有明，待人接物，彬彬有礼：负起责任来又认真。没有男人常有的嗜好，顶多应酬朋友喝杯咖啡乌。回到家里，批发课业外，不是替太太抱孩子，就代太太

洗衣服。

因此同事们，多称呼他为“老实先生。”

“老实先生”和我的感情颇好，所以，那时我常常到牛车水他家去看他们。

他们的住所很狭小；小得有点臭气发生时，就要经过个把钟头后才能消散出去。一家人，住在那么小的一个房间，小孩子一吵闹，在别人看起来，几乎闷得要命，但老实先生却不以为然，因为他有一位俭朴能干的太太。

他的太太虽然很瘦弱，一家六口的生活，在她整天的勤劳下，却措置得井井有条。比较缺憾的，就是大的孩子十四岁了，还在街头卖咸煎饼，没机会给他入学念书。

三

昨天下午，我才在庇能律遇见许有明，看见他手里抱一包东西。那时他满面春风；像中马票一样高兴。

我问他说：“你为什么这样高兴？”

他左手指着右手的牛皮纸包说：“老兄，我今天获得这一包陈太太家人穿过的旧衣服！”

一包旧衣服就值得这么高兴，我觉得奇异；为了要知道他的一点近况，我顺手就拉他进街旁的咖啡店去。

我问他要的是咖啡或咖啡乌。

他说：“我要牛奶水。”

我勾起记忆，说：

“你从前不是不喜欢牛奶水吗？”

“是的！现在不同了；负累重，营养不足，多喝点牛奶多得点益处。”

我听他的话后，看他的眼睛，看他的嘴唇。是！那些地方连一点血色也没有。于是我问他说：

“近来的生活怎样？”

“不是和过去的一样！”

他很快喝去半杯牛奶后，才答我说。

“嫂夫人的身体康健吧？”

我想起了他那能干的太太来，就随口问起了她。想不到他回答我的，是那么使人惊异的话：“去年年尾，给汽车撞毙了！”

“为什么？在什么地方？”我急要知道。

“神经失常。被撞死在西方路！”

他的声音很悲，脸虽不哀，可是眼眶里的泪珠快要滚出来。

我企图塞住他的眼泪，就问他说：

“神经怎样失常的？”

“唉！事出诸无法！”

我知道他更加伤心了，就指着他的杯说：

“把它喝完了再说吧！”

于是他把所存的半杯牛奶一口喝完，然后面对着我

这样说：

“自从和你一同在C中学辞职了后，你到中马去，我呢？因为负累重，只得带着家小回到北马来，为了一家的生活，于是我不得不找书教。适逢X中学需要一位文史地教员，我托人介绍，得到那个位置。

“在未接到学校的聘书以前，董事长叫我去见面，他说：‘先生！你虽然是大学毕业生，惟我们学校因经费不足，所以请你的薪金连津贴在内，一概是二百二十元。你要吗？不要，钱更少的还有人要。……’

“想起儿女那许多口可怕的嘴；我无法异议，就把聘书接受了下来。

“近年来，马来亚因生产力减退，物价一天比一天高，一家六口的生活，以教书的收入扣去房租三十元，仅存的一百九十元能够维持日子吗？很难。因为儿女不幸发生病痛时，一月的日子没有完，钱早已用光了。

“于是大儿子照旧又要出街卖咸煎饼去。虽有人笑我说：‘爸爸教书，儿子卖咸煎饼。’但每天能得五七角钱，也聊胜于无。

“由于经济支绌，家人平日营养当然不足，内人的身体就这样在劳作有、营养无的日子下败坏下去。

“去年临盆，因血气不足，以致胎儿未出，人已昏厥，幸得邻右戚友施救得快，始告回生，但人还是昏迷，于是托人打电话请西医，医生都说：中午是休息的时间，不能出门，不得已等到下午二时，那三追四请的